

# 会飞的凳子

□章中林 文/图

自从生病之后，母亲死活再也不愿住在六楼上——“植物接了地气才长得壮，人也要多沾沾土气。”看着母亲每天一个人窝在屋里，孤鸟一样没有一个说话的人，也实在是寂寞。再想想每次有个小的头痛脑热，都要背上背下实在是不方便。虽然对母亲不放心，可想到实际的情况也只好答应。

我们把父母安顿在尧渡河边的一栋平房里。门前有一个小院落，一棵合抱粗的梧桐树浓荫匝地，花窗的外面就是潺湲的尧渡河。母亲一到房子里，就要忙着收拾。母亲一生爱干净。我们兄妹几个赶紧又帮着将早就收拾干净的屋子、院子重新打扫一遍，并将床上的被子抱到了太阳底下。母亲这才安心地坐到摇椅里，会心地看着我们兄妹忙碌。

母亲真的老了，还没有一分钟竟然就睡过去了。花白的头发，佝偻的身子，一脸的沧桑，那浮肿的腿惨白着，更刺得眼睛痛。生病之后，本来瘦骨嶙峋的母亲全身浮肿，一按就是一个坑。久站或者久坐，母亲都会支持不住——痛得钻心。我端过一



个矮凳放在母亲的小腿下垫着。还是妹妹细心，怕矮凳硌腿，还给矮凳缠上了一层厚实的棉絮。

父母就这样在小房子里住了下来。父亲有一群老兄弟，隔三岔五的还常聚到一起，早上、黄昏还可以出去溜达，而母亲每天只能守着空屋子。怕母亲寂寞，只要有空，我就会绕道到母亲的屋里转转，看看有什么需要。每次看到母亲，总看到她躺在摇椅里，慈爱地看着我微微地笑着——似乎看到我们是她最大的满足似的。

坐在屋里，屋外是葱茏的梧桐，热闹的花草，静静流淌的小河。没有车水马龙，没有城市的喧嚣，确实是一个好去处。

一天，我到小屋看望母亲，发现垫脚的矮凳不在摇椅前，而是倚在大门口。“矮凳垫着腿不是舒服些吗？”我把矮凳子取过来垫在母亲“生病”的腿下，母

亲看着我不说话，微微笑着点点头。

可是，母亲似乎没有了记性。还没有几天，矮凳又跑到门前了。

我奇怪，问父亲。“你妈每天下午四点多以后个把小时，老是端着凳子靠在门边望着路，大概是望望你们来没来。”

望我们？母亲不是每天都躺在摇椅里享受清静的时光吗？

这天放学，突然想起父亲的话，我就绕了个远。等我走到花墙跟前时，赫然看到母亲正落寞地斜倚在门上，仰望着东边的小路。满头芦花随意地散乱着披在额前，点点的阳光洒在母亲的脸上，发出圣洁的光芒。

“妈妈——”我呼喊一声。母亲下意识地站起身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又揉了揉眼睛，当看清楚是我的时候露出了欢喜的神色。

这个母亲——



## 回家的路

□丁香香 文/图

腊月十二，二姐家的女儿出嫁了。看着我们姐妹四个又一次聚拢在母亲身边，当真是百感交集。

儿时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独生女，总是羡慕“干妈”家有姐妹三个。一年里我们姐妹四个总能凑到一起见上一两次，她们爱说些搞笑的段子逗我乐。

大姐说二姐学骑车，笨得出奇，不会上车，总要人扶着才能骑上去，下来时也得有人扶着。有一次放假，二姐硬是拉着大姐去学校操场学骑车，大姐将二姐扶上车后，被同学叫走。这一走就是半天，结果不会上下车的二姐绕着操场骑了一圈又一圈，一边骑一边哭还一边喊，直到精疲力竭摔下车。

小妹妹则告诉我，大姐二姐出去玩总不帶她，她偏要做跟屁

虫。结果是小妹挨了打，还不准哭鼻子。为了不让“干妈”发现，姐妹俩往小妹妹嘴里塞个玉米堵着。

而我从小就是假小子做派，女孩子喜欢的事我一件也不喜欢。说来大家不信，我第一次照镜子，竟是在我13岁的时候。那一天，我拿到了这张与干妈、干姐妹的合影，看着照片，我傻眼了。

邻居间一度传闻我是父母抱养的女儿，但我一直不相信，直到这张照片的出现，我开始半信半疑。我第一次照上了镜子，再比对照片，像，真的太像了！在得知我果然是“被送掉的孩子”的真相后，我和养父母说，再也不要和生母家的姐妹们来往。

养母身体不好，我从小就会将零花钱积攒着，给养母买水果和花生牛轧糖吃。养母逢人就夸我懂事。生母知道后很落寞……养父母先后生病去世，临终时嘱咐我：虽说生娘没有养娘大，但乌鸦尚且知道报120天恩，孩子，她毕竟是你的生母，尽尽你的孝心吧！

又是一年新春到，四姐妹再次聚首，老母亲已到古稀之年，我也早就没有了“被送掉”的芥蒂，渐渐和自己和解。回想这过去的三十年，我感慨万千：世上最美的风景，都不及回家的那段路……

## 图片故事

#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幸福春节

□陈玉霞 文/图

春节意味着合家团圆的温馨。而我收藏的这几张老照片，就真实地记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幸福春节。



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春节，当时，我的父亲陈云先（前排左一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坦克三师一营三连政治指导员。图为父亲在春节那天给战士们拜年后，与战友一起合影留念。



右图拍摄于1956年春节。当时，和父亲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坦克三师任副连长的王英（右），回哈尔滨和爱人团聚时，身穿便装与爱人留下的幸福瞬间。



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春节，当时在长春636厂工作的吉连亭（右），为了赶任务不能回家团圆，妻子就从老家前来看望他，于是他们夫妻俩就带着房东的小女儿（中），到市照相馆里，留下了这个幸福一生的回忆。

## 青春岁月

# 长在心里的树

□李凤高 文/图



就奔着父亲坟边的这棵榆树，以及所在山坡的大致方位，确认了父亲的坟。

当时我只有十八岁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每逢清明节我就到父亲坟上添土修墓，忙得满头大汗。在我的心中，这棵榆树就是我爹坟的标志，逢年过节我都来上坟。

就这样，我一直上坟上到了2012年。忽有一天，在妻的一句话提醒下，我若有所思，幡然醒悟：这不应该是我爹的坟。因为坟西边有条南北荒芜的小路，我记得1975年我和母亲来给父亲上坟时，父亲坟的位置离小路没有现在这么近，而是要再往东一些。

我庆幸，多亏当初母亲去世时，没有和父亲合葬，而是安葬在了这座坟的旁边。

出了这么大的谬误，心中满是羞愧不安，又觉得父亲定会原谅孩子的大意。心中还产生了另一个念头：将榆树下的坟权作“干爹”墓，无论墓主人是男或女，我都敬重。以青山为记，作我父英名，也愿逝者安息。

今年上年坟，我继续来到榆树下的“干爹”墓，为“他”祭奠烧纸，并为这棵结缘三十四年的榆树老朋友拍了一张照片。我想，只要我能来给母亲上坟，就一定继续祭奠“干爹”，我相信这冥冥中的缘分。

当然，晚上也必须到路口，写上父亲的名字，为我父化一份纸钱。这样做了，心也就安了。

##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 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